

列傳

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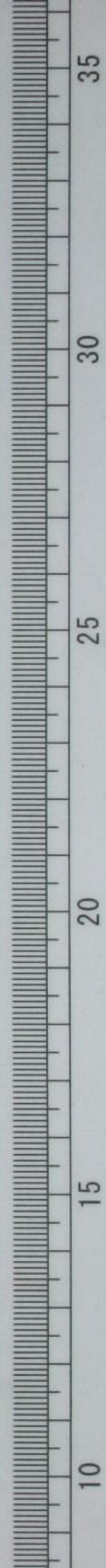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六卷  
至六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2





文庫11  
D 273  
12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續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

法輔堂

法輔堂

48-11051

010190559446



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伐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無令譽，嬖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各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祗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材，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囊，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



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官，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殿。遇賊見害。賊又遣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責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



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閭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關。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三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莫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



爲皇太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續曰：「丈人二從聿弼，蕘業何如？」續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爲湘州刺史，並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坐，心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徠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



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績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績仍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績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績有舊。績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碇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屈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績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言湘東信之。乃散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績尋棄其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績部下。仍遣績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灰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岍。給績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不濟。績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眾。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績以為赴期大喜。及至。竝禽之。績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譽襲江陵。常載績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績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績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績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績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捷還齊。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綜蜜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明本作人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重望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袂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尅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管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為



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夫及西臺卽授武帝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卽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于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待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纒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卽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



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跣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譙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解救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卽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



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管道縣侯，復爲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祿賦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



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營。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相，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後，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漸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漸。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兗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一作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



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頰骨益大。其骨法益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卽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闡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頗隆準。舉動醞籍。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疑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疑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疑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



失明本  
作火  
明本萬  
匹作久  
仄二字

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為荊州中從事敕付以修樓府  
州事藹還州繕修解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疑藹解官赴  
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藹為諮議參  
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  
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  
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匹一作石必然今庫若  
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怒二年出為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  
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  
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于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  
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二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為  
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輪臺庫武帝嘉其清節  
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  
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  
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  
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尅江陵衆奔散乎子  
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  
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繼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  
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  
巨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方焉僧珍之  
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勲



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昭和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夜了此卷

美容... 亦讚雲雷之業... 其當官任事... 寵秩不亦宜乎... 昭和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夜了此卷

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

子施 孫象

范雲

從兄 縝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

氏庸... 氏庸...



濟陽太守靖。靖生戎，字威卿，仕爲州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鄴，字聖通，位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弟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瘁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竝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祖冲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任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



孫恩由

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為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為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炆，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竝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冠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眾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眾。」弘猶固執。田子曰：「眾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眾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



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卽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藁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竒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旣門陷。祆黨兄弟竝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竒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寇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旣平。復討



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爲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卽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闔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弘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



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疇，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途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旣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晔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旣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



南史五十七  
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



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傅



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  
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  
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  
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  
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  
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  
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  
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  
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  
省醫徐瑒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  
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  
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爲啓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  
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  
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  
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  
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  
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  
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



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教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



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鱸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今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

明手作  
令

雲。竝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疑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諱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旣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



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姻，酒酣，中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姻他族。及祐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卽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自無主，六作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祐姨弟徐藝爲曲江令，祐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



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讚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資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卽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太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宮，有天下，此姬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



父兄縝

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  
 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  
 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嗒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  
 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  
 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  
 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真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  
 之親文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  
 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  
 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  
 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  
 請謚曰宣勅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  
 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  
 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都陽王參軍事雲從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  
 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  
 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  
 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  
 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  
 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  
 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  
 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  
 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  
 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



有闢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薦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旣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更段棄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纓來迎。武帝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續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僕。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跡爲躡。亦



鳳德之衰乎。縝，婢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昭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午前出校前了之此朝六

東對乘其來，蘇自以首受五帝志，王對順而後對，未滿亦對，其對  
善其論而尚書，令王亮對其齊，其與亮同，蓋為源，善其文，愛至其  
晉安大夫，其縣書，資公類，而日，其尚書，本亦久，其難，其難，其難  
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其難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孫粲 放弟正 正子 昂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心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澄，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澄、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袁顓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顓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



明本行上

郡故免顛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王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尅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

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岍守之魏攻



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  
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  
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  
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  
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  
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  
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終於  
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  
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  
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  
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  
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  
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  
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  
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  
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  
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  
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  
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  
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  
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



邵陽之役

英自率眾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黯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敵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遠、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敵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敵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敵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敵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

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為魏人所

躡三關，擾動詔敵督眾軍援焉。敵至安陸，增築城一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敵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恥。聞敵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為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敵還為州，雙光道候，敵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敵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已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敵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



不識庵  
謙信

隨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獻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獻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獻，請曹景宗與獻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啟之捷，獻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獻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獻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爲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



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嘗瞻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



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



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儒善，及僧儒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儒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子載。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爲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百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救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卽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



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克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昂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爲太府卿。至德初，昂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塋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昂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昂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昂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昂。昂曰：「瑒等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昂：「諸兒誰爲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十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爲劫盜。昂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卽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交通，因告殺之。縣司鞫問具



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其寺僧。誑妄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將軍。以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驂騮前。朝廷是能才不識者。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尅。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



也將如之何。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遂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遂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自爲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甃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謚曰烈，遂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遂不死。當大關土字，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遂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儻象驚排突，陞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



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尅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遂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救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爲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舩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

夫卒謚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尅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尅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



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卽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緩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沛，以明徹爲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遷直閣將軍。侯景之亂，隸郟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益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弼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尅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蕪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論曰：韋裴少年勸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叡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鞞，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自效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昭初十八年八月廿一日魏書云







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一作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挺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于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卽日出之。尋爲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

文集  
浸



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材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八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駁，其言皆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墓，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



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並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缺，竟不成。子蔦嗣。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籍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為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冊陽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訖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恍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還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還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卽歐出昉父遙本性重饋餼以為常餽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饋餼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可復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前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尅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謂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卽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自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存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歛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



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解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誠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旣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產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育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儒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幘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



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斑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未益州汨彞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猛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騰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爐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真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



叙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顛指榮辱定  
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遭於雲  
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  
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  
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益是以伍員濯漑  
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縵衡所以揣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  
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錙銖縵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驪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偏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寔行張霍  
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  
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闌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  
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  
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隳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  
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  
會歎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  
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覆  
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衡許郭類  
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



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鞞  
駢擊。鞞坐客恒滿。踏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  
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  
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輸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  
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嘯絕。是以耿介之士。疾  
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權與麋鹿同羣。嗷嗷  
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  
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  
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  
迹。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  
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  
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  
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  
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  
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夔。  
俱爲學林。文惠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爲晉  
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  
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



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助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惟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薄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

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卽真。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



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  
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  
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  
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  
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一作直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  
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  
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  
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二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  
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  
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  
留意。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甲員  
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

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于  
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  
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  
之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  
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遵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  
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僧  
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助家書埒。少篤志  
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  
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  
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  
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  
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楊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



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寅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特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昭和十八年八月廿一日夕時了

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終

南史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傳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子德藻

徐勉

許懋子亨

殷鈞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

及古閣

氏肅

氏肅



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常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得終喪制。出爲安成內史，創立釣折行舍，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絜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中箱，至數十年，經費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衰、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見而奇之，顓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顓歎曰：「此見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竝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



疑是夫

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祭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祭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史大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墜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餽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歷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困，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一作粟，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遺之。普通五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

蜜巖

明本作簿

學子府



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諡曰貞。長子譖。位尚書郎。湘東王外  
兵參軍。譖一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  
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  
賓王俱懽。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  
乘而歸。兄弟竝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  
七十。衰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卒於太中  
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卽開府儀同  
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  
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  
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  
守徐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琊王融。雅相友善。乃薦  
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  
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  
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  
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  
備水陸之品。雲駐筵。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  
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  
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  
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  
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尚書  
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



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嘗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寬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嘗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曰。荊州摠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郢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群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詞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殞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爲陛下惜之。謚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纘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



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楊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

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獎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今薦革詣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為太子詹事。啓革

明本作令

為丞。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懼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營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盧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搃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驥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于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



戮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諫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歆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名，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粟三升，僅除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竝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



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既無物，乃于西陵听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褻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墜立，時以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遷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



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  
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季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  
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  
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  
日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  
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  
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  
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  
褻衣裾融後果陷于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  
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  
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卽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  
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  
以爲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  
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  
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  
有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容有虞囂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  
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  
沒矣後爲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  
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  
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澄王暕爲



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  
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王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  
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  
有也勉恥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  
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  
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  
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  
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  
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  
戚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  
愛憎深淺事寔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  
多豈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  
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中書將軍  
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  
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州博  
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  
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  
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曲禮吉爲  
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  
喪紀不以禮則肯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  
不以禮則致亂于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  
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掃



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適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之于前。摯虞刪之于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艸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

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澤。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場。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黎。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摠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



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百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歷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



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

慧日十住等旣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闈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係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漂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竝饒荷葭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



明本亦子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  
 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  
 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  
 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  
 為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  
 子曰。居家理事。可移于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取  
 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  
 應霜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  
 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  
 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  
 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  
 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  
 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  
 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  
 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  
 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  
 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竝  
 無俟。今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  
 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  
 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  
 部。竝革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  
 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  
 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

革明本  
作華



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卽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諡。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諡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諡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爲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聚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徐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州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

明本傳



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大光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備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齊書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齊書  
文筆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奉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事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奐女。奐為雍州刺史。啓叡為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



南史六十一  
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所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戒諭。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諡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字灌蔬。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治

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彊直。竝加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日。朝。夕。官。范。茂。遠。等。我。朝。敬。啟。飛。騰。表。南。島。自。山。云。







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逼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王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竝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緡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緡堅拒之緡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州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奪今天下艸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人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拔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竝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竝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緡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緡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緡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



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季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肯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于天下。安反側于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與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凋。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旣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明本作沒  
字是

明本作  
強

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洗偽孽昏狡。自相  
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郎。縣首橐街。而將軍魚游  
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艸長。雜  
花生樹。群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俾。豈不  
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  
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  
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  
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  
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  
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為驍騎將軍。  
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繒在魏。魏人欲  
用之。魏元會。繒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  
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明本作與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夜  
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  
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  
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  
諸軍應接。遂除宣猛將軍。文德王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  
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  
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  
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  
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  
之攻拒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肆



領軍曾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睢陽。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颺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銜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罷據虎牢。時滎陽木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未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尅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季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



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才宣、才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竝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肯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王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

明年作皆。

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棧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穎，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開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

祆賊明年作皆。



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竝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舍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所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

明本作還

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幼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諛。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秀與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



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警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懷。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鎗。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王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瑒。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攸。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



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暗援筆卽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暗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駝。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爲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竝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卽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尉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旣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尅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



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十八年九月二日午後

命王身自... 趙景之

趙父愛妾... 趙景至

趙行... 趙景至

趙取... 趙景至

趙... 趙景至

趙... 趙景至

趙... 趙景至

趙... 趙景至



